



## 吴溶泗：义乌大地上壮烈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员



沧桑岁月，旧痕犹在。英雄的故事，穿越时空，价值永恒，流传至今。

在北苑街道前洪村村口，印有“红色英雄村”的碑赫然醒目。这片具有悠久革命历史传统的红色热土，曾涌现出一批革命者，成为革命活动的中流砥柱。面对生与死、舍与得，他们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赴汤蹈火，英勇无私地贡献了一切。

吴溶泗（1899—1930，又名吴溶细）在土地革命时期，曾任义乌县委书记、书记。出生于前洪村的一个贫苦家庭，农村凋敝、农民贫苦的现状，让年少的吴溶泗深刻了解旧社会的腐朽和苦难。有人说，什么是革命？革命就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奋斗，革命就要主张大多数人的利益。当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发出了黎明前的一抹曙光，吴溶泗坚定走上革命道路，用生命去捍卫共产主义信仰。

###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

初夏的前洪村满目葱茏，花繁草长。中共义乌县委交通联络站旧址静静矗立在村中央。旧址的“前身”曾是一间杂货铺，屋前的小巷幽静且宽敞。站在旧址前，斑驳的砖石墙仿佛诉说着那段沧桑的峥嵘岁月。

这间只有一层楼高的杂货铺，成为当时信息交流的重要枢纽。杂货铺的主人正是吴溶泗。据吴溶泗的孙子吴济山回忆，他的爷爷在前洪村里开了这家杂货铺，那时候还兼卖烧饼和马蹄酥。杂货铺位置正好在义乌至浦江的路旁，交通便利，车来人往，好不热闹。闲暇之时，吴溶泗与好友吴溶品在杂货铺谈天说地，在这方小小天地里，他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，逐步萌发革命救国的理想信念。

1927年3月，吴溶品和吴溶泗组织成立农民协会，吴溶品担任会长（注：资料依据源自前洪村志），从此点燃农民运动的火种。在他们的强烈号召下，一时间，前洪村有300余人自愿加入农民协会，以保卫农会和农民的利益，农民运动以燎原之势迅速发展。前洪村农民协会人多且团结，使沉寂的农村出现了新的希望，关于这个农协的故事很快传遍义乌。

1927年10月，中共浙江省委派中共党员方城顺回到义乌恢复党的活动。此时，最早回义乌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方元永，向方城顺介绍了吴溶品等人的积极斗争表现。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考验，1928年，由吴溶品介绍，吴溶泗加入中国共产党（《中国共产党义乌历史第一卷》P49注释），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，抱定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信念。无论在何种情况下，吴溶泗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，满怀信心地为党的事业而工作和战斗。

### 交通联络站的得力帮手

1927年，作为义乌党组织在农民中发展的首批中共党员，吴溶品、吴溶泗齐心协力开办农民夜校。期间，两人不断鼓励农民读书识字，培养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的积极分子入党，使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在前洪村迅速传播，前洪人民在不断探索追寻中找到了曙光，点燃了革命的火种。

1927年11月7日，中共前洪党支部成立，成为义乌第一个农村党支部。1928年，义乌党组织迅速发展，10月期间，已建立15个党支部。这时，浙江省委书记卓兰芳来到义乌，在北苑街道上连村村召开中共党员骨干会议，选举产生中共义乌县委，前洪村党支部为县委直属支部。同年，吴溶泗任前洪村党支部书记。

中共义乌县委成立后，县委机关设在了前洪，杂货铺成了交通联络站。但凡省委派人来义乌，大家都会来到杂货铺“落脚”。那些年，正是在这个小小杂货铺里，搜集传递情报、掩护接送革命同志……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，一场场秘密行动在杂货铺里不断上演，红色革命精神也从此扎根前洪，流向乡间。“冯雪峰、吴溶品等革命先驱开展活动，主要由我爷爷负责为参会人员做好后勤保障。”吴济山告诉记者。

没有重要活动时，杂货铺的经营一切如常，在村民眼中，吴溶泗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杂货铺负责人。当秘密行动开展时，吴溶泗则成为服务交通联络站的得力帮手，经常在前洪杂货铺、上连村村等地来回穿梭。开会时间、场所时常变动，有时候深夜了，大家也还在开会，吴溶泗就会为他们准备马蹄酥等食品作为夜宵。只要有需求，吴溶泗一如既往地坚持到底，保证能够顺利完成各项任务。

### 舍生就义掩护革命地下党

1930年8月，因叛徒告密，反动派组织大量人力围剿前洪村。得知消息后，吴溶泗没有逃跑，冷静地找到藏在交通联络站的革命地下党名单等文件，迅速转交至14岁的店铺伙计，让他赶紧从店铺后的墙洞钻出去。临别时，吴溶泗再三交代伙计，一定要想尽方法将文件送出去。

目送伙计安全离开，此时吴溶泗已经没有离开杂货铺的机会。随后，这个交通联络站被反动派洗劫一空，吴溶泗被捕入狱，家破人亡。被捕时，吴溶泗唯一的儿子年仅6个月大，他的妻子只能带着嗷嗷待哺的孩子东躲西藏。反动派还对他的弟弟、两个妹妹实施残忍迫害。不久，吴溶泗的弟弟被抓壮丁，两个妹妹被迫远嫁他乡，他的母亲一病不起。前洪村党组织惨遭毁灭性破坏，联络站也随之消失。

当吴溶泗、吴洪华、吴溶洽、吴溶尧等人被押送监狱，敌人对他们威逼利诱，逼迫他们招供共产党组织名单。“你们能把我剥成肉泥，但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！”面对严刑拷打，早已鲜血直流的吴溶泗凛然无惧，痛斥对方的暴行。负责审讯的敌人恼羞成怒，用老虎凳、烙铁等酷刑逼迫吴溶泗，还打掉他的门牙，用竹签从他的指甲缝和肩胛骨中钉过去。如此之下，吴溶泗全身血肉模糊，遍体鳞伤，几次昏死过去。

1930年8月21日，奄奄一息的吴溶泗被架至刑场枪杀，年仅31岁。吴溶泗是义乌大地上壮烈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员。

如今，“其貌不扬”的交通联络站依旧诉说着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，告诉世人历经艰难的革命之火永远不灭。

## 陈英：又暖又倔的『敌后桥梁』



“峥嵘岁月，幸福和平”，上溪镇和平村是闻名的红色村庄，处处洋溢着革命老区的浓烈气氛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涌现出吴璋、吴非远、吴甫新等一批党的优秀儿女，村里至今还流传着“双枪老太婆”陈英的故事。

陈英，原名吴翠兰，人称“翠兰姑婆”。她出生贫苦，是家里的第8个孩子。“我是在吴璋同志的影响下逐步懂得革命道理并参加革命工作的。”陈英在《我的回忆》中自述。1938年10月，她入了党，不久后又到新四军教导队学习，开启了别样的人生，为群众与部队之间搭起一座座“敌后桥梁”。她曾任中共金东义西区委委员、义西区负责人、金义浦妇救会会长等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先后任义乌市接管组副组长、县委委员、县委委员等职。

### 暖心肠的“翠兰姑婆”

“在吴店老区，至今还传诵着一段‘妻教夫，妻带夫’的佳话。”在《信仰的力量》一书中，《陈英的传说》一文把这段佳话详细记载了下来。1942年5月义乌沦陷后，陈英的丈夫杨松山从“国军”中开小差，偷偷逃回了家乡。这本来是一件好事，夫妻团圆了。可杨松山在“国军”里沾染了兵油子习气，满脑子封建思想。他反对老婆搞地下党工作，三番五次拉陈英回家，陈英不理，他便到处撒野，经常上门吵闹，辱骂老婆，连带其他同志也无辜遭罪：“女人家剪着短发、穿着短袖衣，在外头乱跑，抛头露面”“真是不要脸皮”……

一天，清晨刚起，陈英发现墙上贴了张纸，歪歪斜斜地写了一首打油诗：“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；两般犹是可，最毒妇人心。”上面没有落款，但她明白这是丈夫下的“判词”。她有些气恼，甚至想到离婚。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最终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，她不忍心再去刺痛一颗创伤累累的心。之后的日子，她用女性特有的耐心、温馨的爱去感化“老顽固”。“火热的炭”终于融化了丈夫心中的坚冰，杨松山“浪子回头”参加了抗日武装八大队，走上了共同的革命路。

“后来部队打仗，有伤病员，我主动向上级领导要求组织一个疗养所，我当所长。不久，成立了妇女会，我又当妇女主任。”陈英在《我的回忆》中写道。疗养所的粮食大半是公家提供，部分是陈英节俭下来的。伤员一多，人手不够，就把丈夫拉来帮忙。当时地方干部和游击队不断扩大，她动员妇女们成立了“做鞋合作社”，日夜赶制布鞋。晚上没油点灯，她们借着暗淡的月光飞针走线。丈夫吃饭休息，她们却只顾低头做鞋忘了饥饿，不停地念叨呀呀……一批批的军鞋送到战士手中。金萧支队的杨思一曾亲手接下陈英和乡亲们远路挑去的600双布鞋。“除了布鞋，还做草鞋、扇子、手巾等。”陈英在回忆录中说。

“有人说，妇女会的娘们‘衣裳襟大——管得宽’，大到拥军支前、宣传妇女解放，小到查赌禁偷、夫妻纠纷，没有她们管不了的事。妇女群众有什么难处都爱去找妇女会。”《陈英的传说》中记载。

有一次，水碓村一名妇女哭啼啼地跑来找陈英，哀求“姑婆”管管她家那个不成器的男人。原来，她丈夫赌博欠了一屁股债，走投无路，便想到当时颇为流行的办法——卖老婆。陈英气得涨红了脸，决心治治这个“败家子”。她几次上门软磨硬劝，“赌棍”铁心不听。无奈，陈英叫人把他扣留起来，“赌棍”总算低头认了错，下了保证。“赌棍”放回去后，果然痛改前非，一个即将毁灭的家庭得救了。事隔多年，那名妇女碰到陈英，一口一个“翠兰姑婆”，想起往事依然热泪直流。

### 牛脾气的敌后战士

1944年5月9日下午，塘西桥战役打响，鬼子丢下20余具尸体狼狈退却，八大队也有几个战士伤亡。部队迅速转移，领导匆忙叫来陈英，请她安葬死难战士。她先找来吴文桂、楼小媛两位姑娘商量。她们一听这事，吓得毛骨悚然：可陈英有一股牛脾气，她要做的事，谁也拦不住。吴文桂、楼小媛硬着头皮，当夜跟着陈英，摸到了白天的战场边。硝烟早已散去，空气中弥漫着田野泥土气息。几名年轻的游击队员静静地躺着，除了身上的斑斑血污，整个儿似乎和平时一样。他们之间是邻村人，相互之间十分熟识，有时彼此还一起开玩笑，一起劳动……三人突然觉得怕了，默默地整理好战士的遗物，轻手轻脚地抬走遗体，还为他们洗脸、换衣。第二天，按农村最隆重的葬仪将战士入殮下土。

抗战胜利后部队北撤，陈英奉命坚持原地斗争，当时组织上把地方组织关系名单、五百担谷票交给陈英。陈英把这份组织名单藏在水缸底下，时间一长，纸发了霉，陈英就把它烧了。她把谷票分了一部分给革命战士及家属，其余都收起来藏好等待解放。

据陈英的养子杨自力介绍，从白色恐怖到解放，陈英一直是敌后做地下工作的。期间，最出名的就是关于“双枪老太婆”的传说。“母亲半夜出去活动，路遇一名国民党特务，她当即扣动了扳机，竟是哑火。那名特务撒腿就跑，一边跑一边朝她丢了一枚手榴弹，也是哑火。事后，这名特务向上级汇报路遇我母亲的经历。特务说，这翠兰姑婆双手会打枪，他没抓住。事实上，这是我母亲生命开中的唯一一枪，还是哑火。‘双枪老太婆’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
这一时期，许多党员被捕杀，陈英也受到通缉，随时可能牺牲。她白天不敢出门，只能在夜间或者刮风下雨天，乔装打扮成裁缝或看田水的农民，外出活动。敌人搜查很严，必须时常转移隐蔽，她在猪舍顶上躲藏，在甘蔗地露宿，在风雨荒野奔走……人瘦得脱了形，原来乌黑的头发变成了灰白。经受了艰苦复杂的地下斗争和更严重的考验后，她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。

杨自力说，陈英一生节俭、谦虚。“80年代，她就向学校捐款，她这辈子所有的积蓄，全部捐学了。”

1991年6月28日，陈英因脑溢血不幸离世。

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张云飞 文图

全媒体记者 傅柏林 文摄

